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此狐對石能成仙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如是我聞四

觀弈道人撰

長山聶松岩言安邱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爲狐所據
每與人對話媼婢童僕凡有隱隱必對衆暴之一家畏
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過斯亦能語之繩規無形之監
史矣然姦黠者或敬事之則諱其所短不肯質言蓋聰
明有餘正直則不足也斯狐之所以爲狐歟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言嘗夜半睡醒聞佛殿磬聲鏗
然如有人禮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師耳鳴也至夜復然
乃潛起躡足窺之佛火青熒依稀辨物見擊磬者乃其

亡師一少婦對佛長跪喁喁絮祝回面向內不識爲誰
細聽所祝則爲夫病祈福也恐怖失措觸朱榻有聲陰
氣冥濛燈光驟暗再明則已無睹矣先外祖雪峯張公
曰此少婦已入黃泉猶憂夫病聞之使人增伉儷之情
董尼又言近一賣花媼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立
樹下以手招之無路可避因戰栗拜謁某夫人曰吾夜
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
女我壻一切陰謀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拋心力吾在
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罵無地自容日惟
避此樹邊苦雨凄風酸辛萬狀尙不知沉淪幾載得付

轉輸似開須所奪小郎貲財耗散都盡始冀有生路也
又壻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甸小篋中囑其檢出燬滅
免爲他日口實丁寧再三嗚咽而滅媼潛告其女女怒
曰爲小郎游說耶迨於篋中見前札乃始悚然後女家
日漸消敗親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
矣

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彥弼言昔從征烏什時夢至一處

山麓有六七行幄而不見兵衛有數十人出入往來亦

多似文吏試往窺視遇故護軍統領某公

某名凡五字公以滾舌音

急呼之今不能記

握手相勞苦問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

平生拙直得授冥官今隨軍籍記戰歿者也見其几上
諸冊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數種問此以旗分耶徵晒
曰安有紫旗黑旗按舊制本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雖此
辨乃改爲藍旗此公蓋偶未知也
別甲乙之次第耳問次第安在曰赤心爲國奮不顧身
者登黃冊格遵軍令寧死不撓者登紅冊隨衆驅馳轉
戰而殞者登紫冊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尸追殲
斷脰者登黑冊問同時授命血濺尸橫豈能一一區分
毫無舛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太抵人亡魂在精氣如
生應登黃冊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
冊者其精氣如烽烟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其精

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上者爲明神最下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冊者其精氣瑟縮摧頽如死灰無留在

朝廷褒崇忠義自一例哀榮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不復齒數矣巴公側耳敬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聞聲驚覺後常以告麾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鋒鏑輕若鴻毛

夜燈叢錄載謝梅莊慙子事而不知慙子姓盧名志仁蓋未見梅莊自作慙子傳僅據傳聞也霍京兆易書戊癸蘇圖時轎夫王二與慙子事相類後歿於塞外京兆

哭之慟一夕忽聞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
出視果然聽其語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
辭歸是日睹此異遂解裝不行謂其曹曰恐冥冥中王
二笑人

滄州瞽者蔡某每過南川樓下卽有一叟邀之彈唱且
對飲漸相狎亦時到蔡家共酌自云姓蒲江西人因販
磁到此久而覺其爲狐然契分甚深狐不諱蔡亦不異
也會有以閨壺蜚語涉訟者衆議不一偶與狐言及曰
君旣通靈必知其審狐艷然曰我輩修道人豈干預人
家瑣事夫房幃祕地男女幽期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

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即使果真何關外人之事乃
快一時之口爲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
鬼神之忌矣况蛇盃弓影恍惚無憑而黠綴鋪張宛如
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辯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含冤
畢命其怨毒之氣尤歷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恐
刀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爲是人設一坐也汝素樸誠聞
此事自當掩耳乃考求真僞意欲何爲豈以失明不足
尙欲犁舌乎投盃徑去從此遂絕蔡愧悔自批其頰恒
迹以戒人不自隱匿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所居吳家庄西一丐者死於路所畜

犬守之不去夜有狼來啖其尸犬奮鬚不使前俄諸狼
大集犬力盡踣遂併爲所啖惟存其首尙雙目怒張背
如欲裂有佃戶守瓜田者親見之又程易門在烏魯木
齊一夕有盜入室已踰垣將出所畜犬追噬其足盜抽
刃斫之至死噬終不釋因就擒時易門有僕曰龔起龍
方負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異一人面獸心一獸
面人心

余在烏魯木齊日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言曩守紅山口
卡倫一日將曙有烏啞啞對戶啼惡其不吉引骸矢射
之噉然有聲掠乳牛背上過牛駭而奔呼數卒急追入

一山坳遇耕者二人觸一人仆扶視無大傷惟足跛難行問其家不遠共舁送歸入室坐未定聞小兒連呼有賊同出助捕則私逃遣犯韓雲方踰垣盜食其瓜因其執焉使鳥不對戶啼則薩音綽克圖不射薩音綽克圖不射則牛不驚逸牛不驚逸則不觸人仆不觸人仆則數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兒見人盜瓜其勢必不能執縛乃輾轉相引終使受繫伏誅此鳥之來豈非有物憑之哉蓋雲本劇寇所刼殺者多矣爾時雖無所睹實與劉剛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領額爾赫圖言曩守吉木薩卡倫夜聞團焦外鳴

鳴有聲人出逐則漸退人止則止人返則復來如是數
夕一戍卒有膽竟操刃隨之尋聲迤邐入山中至一偏
屍前而寂視之有野獸啣食痕已久枯矣卒還以告心
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復至夫神識已離形骸何
有此鬼沾沾於遺蛻殊未免作繭自纏然螻蛄魚鼈之
談自莊生之曠見豈能使含生之屬均如太上忘情觀
於茲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齒骸必藏仁人之政聖
人通鬼神之情狀何嘗謂魂升魄降遂冥漠無知哉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
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採支來生祿一年治

晏子一物表三千年
而施祿及三都過儉
非必皆守已時也事已
以不能過儉為意

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
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
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
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
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
其勢必至於刻薄訥較明則機穽多也士大夫時時深
念知益已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小奴王保言特納格爾農家忽一牛入其牧羣甚肥健
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
三四偶跨此牛往親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徑負女度

嶺巖澗直入亂山厓陟谷深墮必糜碎惟抱牛頸呼號
樵牧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峯之頂漸滅沒於烟靄間其
或飼虎狼或委谿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貪攘此牛
致罹大害余謂此牛與此女合是夙寃卽驅逐不留亦
必別有以相報也

故城刁飛萬言一村有二塾師雨後同步至土神祠踞
砌對談移時未去祠前地淨如掌忽見全起似字跡其
起視之則泥上杖畫十六字曰不趁涼爽自課生徒
人書館不亦愧乎蓋祠無居人狐據其中怪二人久聒
也時程試方增律詩飛萬感曰隨手成文卽四言什韻

我愧此狐

飛鵲又言一書生最有膽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雨霽
月明命小奴攜罍酒詣讀冢間四顧呼曰良夜獨游殊
爲寂寞泉下諸友有肯來共酌者乎俄見燐火熒熒出
沒草際再呼之嗚嗚環集相距丈許皆止不進數其影
約十餘以巨杯挹酒酒之皆俯嗅其氣有一鬼稱酒絕
佳請再賜因且洒且問曰公等何故不輪迴曰善根在
君軀生矣惡貫盈者墮獄矣我輩十三人罪限未滿待
輪迴者四業報沉淪不得輪迴者九也問何不懺悔求
解脫曰懺悔須及未死時死後無着力處矣酒酒既盡

上上卷早作帶
末官上計同一致
而此更悚切

平昔學子與東時左
 葉副都統已公揚阿
 西安駐防也年七十餘
 矣後松三有救匪身
 經百戰徧體傷痕
 如刺畫後功至大官
 嘗言賊討賊一賊自
 有到之不殊死而後
 蘇又嘗遇賊於小
 中麾下年百餘皆
 遇死戰自山嶺後
 巨石被公不顧馬死
 越一晝夜忽知夢醒
 聞馬在旁時此草

舉罽示之各踉蹌去中一鬼回首丁寧曰餓魂得沃壺
 觴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翰林院筆帖式伊實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矛
 死越兩晝夜復蘇疾馳一晝夜猶追及大兵余與博晰
 齋同在翰林時見有傷痕細詢顛末自言被創時絕無
 痛楚但忽如沉睡既而漸有知覺則魂已離體四顧皆
 風沙瀕洞不辨東西了然自知爲已死倏念及子幼家
 貧酸徹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
 死不甘誓爲厲鬼殺賊卽覺身如鐵柱風不能搖徘徊
 竚立間方欲直上山巔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偃卧

辭傷甚無力強起
就馬口及乃勝
騎之上龍馬項取金
將軍時一痛哭次日
拔營進命公安以養
傷公既死日大夫大
死沙場乃經祭致兒
女子戀子復至內戰處
得公馬失衣衣衣衣
安臥進之太軍又言
老林中地勢曲折其
予嘗欲為文紀之惜
因循不果
一友嗜飲食一日食大
或言林間中候牛
諸家自爾持酒文
五色下之多不慘也

戰血中矣嘶齋太息曰聞斯情狀使人覺戰死無可畏
然則忠臣烈士正復易為人何憚而不為也鬼雄
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媼
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
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媼親睹其事殺業至
重牛有功於稼穡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
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
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
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過疫實不
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坡公猶不免有焉
臺詩集況甚下
者乎

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曰得意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余因憶先高祖花王閣臚稿中載宋盛陽先生諱大壯河間諸生贈詩曰狂奴猶故態曠達是牢騷與公所論殆似重規疊矩矣

有額魯特女爲烏魯木齊民間婦數年而寡婦故有姿首媒灼日叩其門婦謝曰嫁則必嫁然夫死無子翁已

老我去將誰依請待養翁事畢然後議有欲入贅其家
代養其翁者婦又謝曰男子性情不可必萬一與翁不
相安悔且無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溫飽安樂竟勝
於有子時越六七年翁以壽終營葬畢始痛哭別墓易
綵服升車去論者惜其不貞而不能不謂之孝內閣學
士永公時鎮其地聞之嘆曰此所謂賢美而未學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勒
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
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
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

要得此有道之盜

人而無禮胡不逸
死孔聖中無乞有
貴官伏法者少年
時所為類此

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
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爲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悻不
敢咎俄屋角窺窾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
併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
商所爲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許文本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
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
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
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卽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
由而其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

女有色是嘗遣某姬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中可墮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熱樵牧弗敢近一老儒耿直負氣由所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必憩息偃蹇傲睨竟無所見聞如是數年一日又坐墓側袒裼納涼歸而發狂譫語曰曩以汝爲古君子故任汝放誕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負心事知從前規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復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禱昏憤數日始痊自是索然氣餒每經其地輒俛首疾趨觀此知魅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

敢校亦觀此而知魁大可畏行苟有玷雖祕之而皆能窺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爲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治藥言二卷中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煖奠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土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事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

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挫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殞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窺竊窺見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心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斂衽退又抽一卷沉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

先理者爲台州囚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
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拙之卷爲寧波疊毆致死一案
初擬情實旋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爲
捐生之烈魄老翁爲蠲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
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
中令之母喜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
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下
一日開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
刺其腹作碎剗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
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

孥報婦遂坐礫頃見一神引婦來判及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久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計其侵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及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入圉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

別在公安縣夢夢神人語曰汝因筆夢多靈削祿嗣今
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
然時已七月初旬各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
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
入闕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
不妄又所記囚關絕祀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
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鞠實爲弟毆兄
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鈎鳴帳微啟
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鈎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
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

順也反復詳審罪貨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
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臨
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
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
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
也申已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
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
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
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
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臯陶此獄實爲難斷

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己至午乃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衆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

劉香畹言曩客山西時聞有老儒經古冢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嘗之亦無他異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絺食不着飲不葺妻子不宿飽銖積鎰累得四十金鎔爲四錠秘藏之而對人自訴無擔石自置狐後所儲金或忽置屋顛樹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淺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澗園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

失去數日從空自墮或與客對坐忽納於帽簷或對人
拱揖忽鏗然脫袖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一日忽四挺躍
擲空中如蛺蝶飛翔彈丸擊觸漸高漸遠勢將飛去不
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於懷自是不復相黜而講學之
氣焰已索然盡矣說是事時一友曰吾聞以德勝妖不
聞以智勝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張程朱智妖
必不興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張程朱必不輕
智惟其不足於中故悻悻於外耳香畹首肯曰斯言洞
見癥結矣

香畹又言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嗇其妹家至貧時逼

除久炊烟不舉冒風雪徒步數十里乞貸三五金期明
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窘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
脫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罄所
有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
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移牒來問又迫於公論弗
敢認其婦恡財不能忍陰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弗
見客者半載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嚙之故漠如陌
路此真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
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椎心茹痛自匿其瑕
復敗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

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其足爲善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

盧霽漁編修患寒疾誤延請景岳全書者投人參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極慟然每一發聲輒聞板壁格格響夜或繞牀呼阿母灼然辨爲霽漁聲蓋不欲高年之過哀也悲哉死而猶不忘親乎

海陽鞠前輩庭和言一宦家婦臨卒左手挽幼兒右手挽幼女嗚咽而終力擘之乃釋目炯炯尙不瞑也後燈前月下往往遙見其形然呼之不應問之不言招之不利卽之不見或數夕不出或一夕數出或望之在某人

前而某人反無睹或此處方睹而彼處又睹大抵如泡
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瞬而卽滅一彈指而倏生雖不
爲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後妻視其子女
不敢生分別心婢媼童僕視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
至男婚女嫁乃漸不睹然越數歲或一見故一家恒惴
惴栗栗如時在其旁或疑爲狐魅所託是亦一說惟是
狐魅擾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義而辛苦十
餘年爲時時作此幻影耶殆結戀之極精靈不散耳爲
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歿而彌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愴
然感乎

庭和又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脇侵蝕殆無以
自存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兄倉皇呼曰起起火已至
醒而烟焰迷漫無路可脫僅破窻得出喘息未定室已
崩摧緩須臾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
其數朝之內忽跡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
善全骨肉勝於爲厲多多矣

高淳令梁公欽官戶部額外主事時與姚安公同在四
川司是時六部規制嚴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
掌印掌印移牒司務司務每日彙呈堂謂之出付不能
無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出付衆疑焉姚

安公與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後同往視之則梁公昨夕睡後忽聞砰礮撞觸聲如怒馬騰踏呼問無應者悸而起視乃二僕一御者裸體相搏捶擊甚苦然皆緘口無一言時四隣已睡寓中別無一人無可如何坐視其鬪至鐘鳴乃並仆迨曉而蘇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都不自知惟憶是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址上有數犬跳踉蹌以磚擲之嗥而逃就寢後遂有是變意犬本是狐月下禪之末審歟梁公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爲鄉里將往陳訴姚安公曰狐自游戲何預於人無故擊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於理不順李公亦曰

凡僕隸與人爭宜先克已理直尙不可縱使有恃而妄
行况理曲乎梁公乃止

乾隆己未會試前一舉人過永光寺西街見好女立門
外意頗悅之託媒關說以三百金納爲妾因就寓其家
亦甚相得迨出閨返舍則破窻塵壁間無一人污穢堆
積似廢瓌多年者訪問鄰家曰是宅久空是家來住僅
月餘一夕白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說中蓋嘗有
是事或曰是以女爲餌竊貲遠遁僞爲狐狀也夫狐而
僞人斯亦黠矣人而僞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師五六
十年見類此者不勝數此其一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七

汪御史香泉言布商韓某墮一狐女日漸尪癯其侶求符錄効禁蹙去仍來一夕與韓其寢忽披衣起坐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砭人刺促不寧也韓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迫於債負鬻其子爲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下賤措四十金欲贖之故輾轉未眠耳狐女歷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卽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罰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噓氣良久乃揮手而去韓自是壯健如初

戴遂堂先生曰嘗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偶散步花下遇一遊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

事也又問何爲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又問佛誕日
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當作好事乎公今日
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庖厨之所殺足當此數否
乎巨公粹不能對知客僧代叱曰貴人護法三寶增光
窮和尚何敢妄語遊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語故
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徑出不知所往一老僧竊嘆
曰此闍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矣
昔五臺僊明玉嘗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
聲卽爲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卽
爲功德也煇炙肥甘晨昏饜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先王
之礼即先王之仁也
予家貧不能報羊
豕亦不能持齋然
除奉祭祀供父母
燕賓客外自奉如
餐經難蓄豕不敢
特殺或謂之乙卯治
信了親道人記

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簠簋不飭而月限某日某
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
浦總憲則曰此爲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
不行得數日持月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月齋
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亦見智見仁各
明一義第不知明王儼在尙有所辨難否耳

恒王府長史東鄂洛

據人旗氏族譜爲董鄂然自書
爲東鄂索賸冊籍亦書爲東鄂公

羊傳所謂名

謫居瑪納斯烏魯木齊之支屬也一日詣

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

云是戌卒劉青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青曰有瑣事乞公

寄一語印房官奴喜兒欠青錢三百青今貧甚宜見還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青語喜兒駭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詰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時陳竹山閱其勤慎以三百錢付喜兒市酒脯楮錢奠之喜兒以青無親屬遂盡乾沒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依託也吾以爲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即可爲所欲爲耳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然則負隱隱者其可慮也夫昌吉平定後以軍俘逆黨子女分賞諸將烏魯木齊叅將某實司其事自取最麗者四人教以歌舞脂香粉澤

綵服明璫儀態萬方宛然嬌女見者莫不傾倒後遷金
陵守副將戒期啟行諸童檢點衣裝忽篋中繡履四雙
翩然躍出滿堂翔舞如蛺蝶羣飛以杖擊之乃墮地尚
蠕蠕欲動呦呦有聲識者訝其不祥行至闔展以鞭撻
臺員爲鎮守大臣所劾論戍伊犁竟卒於謫所

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
焉破格而爲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吾鄉一媼無故率
媼嫗數十人突至鄰村一家排闥強劫其女去以爲尋
覓則素不往來以爲奪婚則媼又無子鄉黨駭異莫解
其由女家訟於官官出牒拘攝媼已攜女先逃不能踪

跡同行婢嫗亦四散逋亡。斃綬多人輾轉推鞠始有二
人吐實曰：媼一子病瘵垂歿，媼撫之慟曰：汝死自命，惜
哉！不留一孫使祖父竟爲餒鬼也。子呻吟曰：孫不可必
得，然有望焉。吾與某氏女私，唯孕八月矣，但恐產必見
殺耳。子歿後，媼咄咄獨語。十餘日，突有此舉。殆劫女以
全其胎耶？官撫然曰：然則是不必緝過兩三月自返耳。
屆期果抱孫自首，官無如之何，僅斷以不應重律擬杖
納贖而已。此事如兔起鶻落，少縱卽逝。此媼亦捷疾若
神矣。安靜涵言其攜女宵遁時，以三車載婢嫗與已分
四路行，故莫測所在。又不遵官路橫斜曲折，岐復有岐。

故莫知所向且曉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曉乃稅宅
故莫迹所居傳其心計尤周密也女歸爲父母所棄遂
偕媼撫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淖故

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焉

李慶子言嘗宿友人齋中天欲曉忽二鼠騰擲相逐滿
室如颺輪旋轉彈丸迸躍餅餌蠹洗擊觸皆翻殢鏗碎
裂之聲使人心駭久之鼠踞起數尺復墮於地再踊
再仆乃偃視之七竅皆血流莫測其故急呼其家僮收
檢器物見枰中所貯媚藥數十丸嚙殘過半乃悟鼠誤
吞此藥狂淫無度牝不勝矚而竄避牡無所發洩蘊熱

已之揚何嘗自言一
事二類此

內燔以斃也友人出視且駭且笑旣而悚然曰乃至是哉吾知懼矣盡覆所蓄藥於水夫燥烈之藥加以煨煉其力旣猛其毒亦深吾見敗事者多矣蓋退之硫磺賢者不免慶子此友殆數不應盡故鑒於鼠而忽悟歟張鷟朝野僉載曰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過多除名爲民遂適東効力遇病卧平壤城下塞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兵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大學士溫公征烏什時爲領隊大臣方督兵攻城渴甚歸帳飲適一侍衛亦來求飲因讓茵與坐甫拈盃賊突發巨礮一

鉛丸洞其胸死使此人緩來頃刻則必不免矣此公自爲余言與劉仁軌事絕相似後公征大金川卒戰歿於木果木知人之生死各有其地雖命當陣殞者苟非其地亦遇險而得全然則畏縮求免者不徒多一趨避乎哉

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異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爲怪可謂遇狐爲常亦可三代以上無可考史記陳涉世家稱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必當時已有是怪是以託之吳均西京雜記稱廣川王發樂書冢擊傷冢中狐後夢

見老翁報寃是幻化人形見於漢代張騫朝野僉載稱
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諺曰無狐魅不成村是
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廣記載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
九是可以證矣諸書記載不一其源流始末則劉師退
先生所述爲詳蓋舊滄州南一學究與狐友師退因介
學究與相見軀幹短小貌如五六十人衣冠不古不今
乃類道士拜揖亦安詳謙謹寒溫畢問任顧意師退曰
世與貴族相接者傳聞異詞其間頗有所未明聞君豁
達不自諱故請祛所惑狐笑曰天生萬品各命以名狐
名狐正如人名人耳呼狐爲狐正如呼人爲人耳何諱

之有至我輩之中好醜不一亦如人類之內良莠不齊人不諱人之惡狐何必諱狐之惡乎第言無隱師退問狐有別乎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靈者曰狢狐此如農家讀書者少儒家讀書者多也問狢狐生而皆靈乎曰此係乎其種類未成道者所生則爲常狐已成道者所生則自能變化也問旣成道矣自必駐顏而小說載狐亦有翁媼何也曰所謂成道成人道也其飲食男女生老病死亦與人同若夫飛升霞舉又自一事此如千百人中有一二人求仕宦其煉形服氣者如積學以成名其媚惑採補者如捷徑以求售然游仙島登天曹者

必鍊形服氣乃能其媚惑採補傷害或多往往干天律也問禁令賞罰孰司之平曰小賞罰統於其長大賞罰則地界鬼神鑒察之苟無禁令則來往無形出入無迹何事不可爲平問媚惑採補旣非正道何不列諸禁令必俟傷人乃治乎曰此譬諸巧誘人財使人喜助王法無禁也至奪財殺人斯論抵耳列仙傳載酒家嫗何嘗干冥誅乎問聞狐爲人生子不聞人爲狐生子何也微哂曰此不足論蓋有所取無所與耳問支機別贈不憚牽牛妬乎又哂曰公太放言殊不知其審凡女則如季姬鄧子之故事可自擇配婦則旣有定偶弗敢踰防若

夫贈芍采蘭偶然越禮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固可比例而知耳問或居人家或居曠野何也曰未成道者未離乎獸利於遠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與人同利於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則城市山林皆可居如大富大貴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與通都大邑一也師退與縱談其大旨惟勸人學道曰吾嘗辛苦一二百年始化人身公等現是人身功夫已抵大半而悠悠忽忽與草木同朽殊可惜也師退腹笥三藏引與談禪則謝曰佛家地位絕高然或修持未到一入輪回便迷却本來面目不如且求不死爲有把握吾

文屢逢善知識不敢見異而遷也師退臨別曰今日相逢亦是天幸君有一言贈我乎躊躇良久曰三代以下恐不好名此爲下等人言自古聖賢却是心平氣和一毫倣作洛閩諸儒擗眉努目便生出如許葛藤先生其念之師退憮然自失蓋師退崖岸太峻時或過當云裘文達公言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窩直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至麗譙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爲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比指曰此故明首善書院今爲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

向夫客在中國人
之財損中國人
命祇教則直欲
壞中國人之志俾
不至胥淪於考
不止計其毒義
雖然祖龍焚書
阮儒終不能從
聖人之教天運
循環利極當復
波其計雖毒
上終為大愚而
已矣

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
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
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
中國為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
源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偵欺其一又曰豈但
此輩擬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太癡姦瑯柄國方陰
伺君子之際肆其詆排而羣聚清談反予以鉤黨之題
目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
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肄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
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百梟鸞

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爲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
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踪能無責備於
賢者哉方相對嘆息忽回顧見人翳然而滅東村曰天
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
鬼誤耶

王西園先生守河間時人言獻縣八里莊河夜行者多
遇鬼惟縣役馮大邦過則鬼不敢出有遇鬼者或詐稱
馮姓名鬼亦却避先生聞之曰一縣役能使鬼畏此必
有故矣密訪將懲之或爲解曰本無是事百姓造言耳
先生曰縣役非一而獨爲馮大邦造言此亦必有故矣

仍檄拘之大邦懼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間事先生去郡後數載大邦尙未歸今不知如何也

里有崔某者與豪強訟理直而弗能伸也不勝其憤殆欲自戕夜夢其父語曰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靈神則無黨人聞之辟邪甚助地下之伸伸暢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臺前殷殷對簿者也吾爲冥府司茶吏見判司註籍矣汝何恚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復一言

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粹不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

妻先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構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例鄰子乘間而來分襲爲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鞠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門人吳生冠賢爲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署中間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歲並呼寃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佔我爲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

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爲何處人矣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卽父母並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以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誤然斷離而誤不過誤破婚姻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蓋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因憶姚安公官刑部時織造海保方繕設官以三步軍守其宅宅凡數百間夜深風雪三人堅局外戶同就暖於邃密寢室中篝燈共飲沉醉以後偶剔燈滅三人間中相觸擊因而互

毆毆至半夜各困踣卧至曙則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
戴符一曰七十五傷亦深重幸不死耳鞠訊時並云共
毆致死論抵無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覺有扭者卽相扭
覺有毆者卽還毆不知誰扭我誰毆我亦不知我所扭
爲誰所毆爲誰其傷之重輕與某傷爲某毆非惟二人
不能知卽起死者問之亦斷不能知也旣一命不必二
抵任官隨意指一人無不可者如必研訊爲某人卽三
木嚴求亦不過妄供耳竟無如之何相持月餘會戴符
病死藉以結案姚安公嘗曰此事坐罪起釁者亦可以
成獄然核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誰鍛鍊而求更不如

隨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鞠法。矧官豈易爲哉。

文安王岳方言其鄉有女巫，能視鬼。嘗至一宦家，私語其僕婦曰：某娘子牀前一女鬼，著慘綠衫，血漬胸臆，頸垂斷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懸於背後，狀甚可怖。殆將病乎？俄而寒熱大作。僕婦以女巫言告，具楮錢酒食送之。頃刻而痊。余嘗謂風寒暑暘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爲祟？一女巫曰：風寒暑暘之疾，其起也以漸而覺，其愈也以漸而減。鬼病則陡然而劇，陡然而止，以此爲別。歷歷不失也。此言似亦近理。

莫善訓其擇交
然子弟既長成坐
能時以監察之還
在子弟之自擇耳

陳石閭言有舊家子偕數客觀劇九如樓飲方酣忽一
客中惡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張目直視先拊膺痛
哭責其子之冶遊次齟齬握拳數諸客之誘引詞色俱
厲勢若欲相搏噬其子識是父語聲蒲伏戰栗殆無人
色諸客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坐莫不太
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
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
所見惟姬婢僮奴有何好機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
匪友叅雜其間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
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五軍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棗林見林外似有人影疑爲盜密伺之俄一人自東來問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時某在旁竊有幸誦衛之二十餘年矣今渠亦被攝吾在此待其縲絏過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甲與乙有隙甲婦弗知也甲死婦議嫁乙厚幣娶焉三朝後其往謁兄嫂歸而迂道至甲墓對諸耕者僮者拍婦肩呼曰某甲識汝婦否耶婦恚欲觸樹衆方牽挽忽旋颺颯然塵沙眯目則夫婦已並似失魂矣扶回後倏迷倏醒竟終身不瘥外祖家老僕張才其至戚也親目睹之夫以直報怨聖人弗禁然已甚則聖人所不爲素

問曰亢則害家語曰滿則覆乙亢極滿極矣其及也固宜

僧所誦焰口經詞頗俚然聞其召魂施食諸梵咒則寔佛所傳余在烏魯木齊偶與同人論是事或然或否印房官奴白六故劇盜造成者也卒然曰是不誣也爰過一大家放焰口欲伺其勿掇取事乃無隙可乘伏卧高樓簷角上俯見搖鈴誦咒時有黑影無數高可二三尺或踰垣入或由竇入往來搖漾凡無人處皆滿迨撒米時候聚倏散倏前倏後如環繞攘奪併仰接俯拾之態亦彷彿依稀其色如輕烟其狀畧似人形但不辨五官

薩湘林將軍迎阿
贈予一紙云是真
本

四體耳然則鬼猶求食不信有之乎

後漢燉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關
帝祠中屯軍耕墾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
句古奧字畫渾樸斷非後人所依託以僻在西域無人
摹搨石刻鋒棱猶完整乾隆庚寅遊擊劉存存此是其
字其名
偶忘之武墓刻一木本洒火藥於上燒爲斑駁絕似古
碑二本正傳於世賞鑒家率以舊石本爲新新木本爲
舊與之辨倣然弗信也以同時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
僞顛倒尙如此況於千百年外哉易之象數詩之小序
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

分明宋儒曰漢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類此夫

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閣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卽逸去其行如風已刻絕鎖午刻卽出嘉峪關此齊東語也

聖祖南巡由衛河

曰鑾尚以船載此獅亮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
竊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
他獸之狹削繫船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
號叫近船卽噤不出聲及置獅前獅俯首一嗅已怖而

死臨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鉦斗然合擊外祖
家廐馬十餘隔垣聞之皆戰栗伏櫪下船去移時尚不
敢動信其爲百獸王矣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禪
書爲當代顧陸曾橐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舊藏博晰
齋前輩家阿公手贈其祖者也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
家趙籤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獻獅事遂題曰元
人獅子真形圖晰齋曰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賞
鑒未爲謬也

乾隆庚辰戈芥舟前輩扶乩其仙自稱唐人張紫鸞將
訪劉長卿於瀛洲島偕遊天姥或叩以事書一詩曰身

從異域來時見瀛洲島日落晚風涼一雁入雲香隱示
以鴻冥物外不預人世之是非也芥舟與論詩卽欣然
酬答以所遊名勝破石崖天姥峯廬山聯句三篇而去
芥舟時修縣志因附錄志末其破石崖一篇前爲五
言律詩八韻對偶聲病俱諧第九韻以下忽作絕參軍
行路難李太白蜀道難體唐三百年詩人無此體裁殊
不入格其以東冬庚青四韻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
詩以穿鼻聲七韻爲一部例又似稍讀古書者蓋畧涉
文翰之鬼僞託唐人也

河城

在縣東十五里隋
樂壽縣故城也

西村民掘地得一鏡廣丈餘已

觸碎其半見者人持一片去置室中每夕吐光凡數家皆然是亦王度神鏡應月盈虧之類但殘破之餘尙能如是更異耳或疑鏡何以如此之大余謂此必河間王宮殿中物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中有大方鏡廣丈餘過之輒寫人影是晉代猶沿此制也

乾隆己卯庚辰間獻縣掘得唐張君平墓誌大中七年明經劉仲撰字畫尙可觀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輩曰公謂古人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各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

廝役皆義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實爲一姓
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賞鑒
家得一朱研雖滑不受壘亦寶若球圖得一漢印雖鏽
不成交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東坡詩曰
嗜好與俗殊酸鹹斯之謂歟

交河老儒劉君珏名璞素謹厚以長者稱在余家設帳
二十餘年從兄懋園坦居從弟東白義輪皆其弟子也
嘗自河間歲試歸中途遇雨借宿民家主人曰家惟有
屋兩楹尙可棲止然素有魅不知狐與鬼也君能不畏
則請解裝不得已宿焉滅燭以後承塵上轟轟震響如

怒馬奔騰君孫起著衣冠長揖仰祝曰偃蹇寒儒偶然
宿此欲禍我耶我非君讐欲戲我耶與君素不狎昵欲
逐我耶今夜必不能行明朝亦必不能住何必多此擾
攘耶俄聞承塵上似老嫗語曰客言殊有理爾輩勿太
造次聞足音索索然向西北隅去頃刻寂然矣君孫嘗
以告門人曰遇意外之橫逆平心靜氣或有解時當時
如怒詈之未必不拋磚擲瓦又劉景南嘗餽一寓遷入
之夕大爲狐擾景南訶之曰我自出錢租宅汝何得鳩
佔鵲巢狐厲聲答曰使君先居此我續來爭則曲在我
我居此宅五六十年誰不知者君何處不可租宅而必

來共住是恃氣相凌也我安肯讓君景南次曰遂移去
何勵菴先生曰君琢所遇之狐能爲理屈景南所遇之
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於狐難

道家有太陰煉形法葬數百年期滿則復生此但有是
說未睹斯事古以水銀斂者尸不朽則鑿然有之董曲
江曰凡罪應戮尸者雖葬多年尸不朽呂留良焚骨時
開其棺貌如生刃之尙有微血蓋鬼神留使伏誅也某
人是曲江之親族當時舉其字今忘之矣時官浙江奉檄蒞其事親目擊
之然此類皆不爲祟其爲祟者曰僵尸僵尸有二其一
新死未斂者忽躍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變形如魍

因敘直堂筆記卷十

三

魅夜或出遊逢人卽攫或曰旱魃卽此莫能詳也夫人死則形神離矣謂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覺運動謂神仍附形是復生矣何又不爲人而爲妖且新死尸厥者並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釋十指抉入肌骨使無知何以能踊躍使有知何以一息纔絕卽不識其所親是殆別有邪物憑之戾氣感之而非游魂之爲變歟袁子才前輩新齊諧載南昌士人行尸夜見其友事始而祈請繼而感激繼而悽戀繼而忽變形搏噬謂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旣去也心事旣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爲人也魂

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爲之惟有道之人爲能制魄語亦鑿鑿有精理然管窺之見終疑其別有故也

任子田言其鄉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念一婦人白髮垂項佝僂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姬乃與少年兒狎暱行稍近冉冉而滅次日詢是誰家冢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婦孀守五十餘年歿而合窆於是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禮曰殷人之祔也離之周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聖人通幽

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
禮意哉

族姪肇先言有書生讀書僧寺遇放焰口見其威儀整
肅指揮號令若可驅役鬼神喟然曰冥司之敬彼教乃
過於儒燈影朦朧間一叟在旁語曰經綸宇宙惟賴聖
賢彼仙佛特以神道補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聖賢在
仙佛上然所重者真聖賢若偽聖偽賢則陰干天怒罪
亦在偽仙偽佛上古風淳樸此類差稀四五百年以來
累囚日衆已別增一獄矣蓋釋道之徒不過巧陳罪福
誘人施捨自妖黨聚徒謀爲不軌外其偽稱我仙我佛

者千萬中無一儒則自命聖賢者比比皆是民聽可惑
神理難誣是以生擁臯比及沉阿鼻以其貽害人心爲
聖賢所惡故也書生駭愕問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彈
指間已無所睹矣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謀傾甲甲知之乃陰使其黨某以
他途入乙家凡爲乙課皆算無遺策凡乙有所爲皆以
甲財密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
任者皆退聽乃乘間說乙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
然銜之寔次骨以力弗敵弗敢嬰聞君亦有讐於甲故
效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者固以報知遇亦爲是

謀也今有隙可抵盍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爲甲行賂無所不曲到罪旣成偽造甲惡迹及證佐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庭鞠則事皆子虛烏有證佐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戍憤恚甚以睚眦某久平生陰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死時誓愬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爲甲反間名忠其所事於乙不爲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韜謂越王曰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

信哉

里人范鴻禧與一狐友暱狐善飲范亦善飲約爲兄弟
恒相對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過於秫田中問何忽見棄
狐掉頭曰親兄弟尙相殘何有於義兄弟耶不顧而去
蓋范方與弟訟也楊鐵厓白頭吟曰買妾千黃金許身
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此狐所見正同
獻縣捕役樊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跳免繫其婦於官
店捕役拷盜之所謂之官店寔其私居也其侶擁之調謔婦畏筆楚噤不
敢動惟俛首飲泣已緩結矣長突見之怒曰誰無婦女
誰能保婦女不遭患難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卽鳴

今其後人官京師
者尚居之

官其侶惛而止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長女
嫁爲農家婦是夜爲盜所劫已襦衣反縛垂欲受污亦
爲一盜呵而止寔在子刻中間僅僅隔一亥刻耳次日
長聞報仰面視天古橋不能下也

裴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街文達之前爲右
翼宗學宗學之前爲吳額駙府吳額駙之前爲前明大
學士周延儒第閱年既久又窳穽闕深故不免時有變
怪然不爲人害也廳事西小屋兩楹曰好春軒爲文達
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僮僕夜宿其
中睡後多爲魑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

者琴師錢生獨不畏亦竟無他異錢面有癩風狀極老
醜蔣春農戲曰是尊容更勝於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鍵
戶外出歸而凡上得一兩纓帽製作絕佳新如未試互
相傳視莫不駭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無敢取者錢生
曰老病龍鍾多逢厭賤自司空以外文達公時爲工部尚書憐念
者曾不數人我冠誠敝此狐哀我貧也欣然取著狐亦
不復攝去其果贈錢生耶贈錢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
可解矣

嘗與杜少司寇凝臺同宿南石槽聞兩家轎夫相語曰
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爲人守墓因入城未返

其妻獨宿聞園中樹下有鬪聲破窻紙竊窺見二人攘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爲狐跳踉擺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銀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碑跌上旬然而碎卽聞噉噉有聲意其就執矣一轎夫曰鬪觸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爲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臺顧余笑曰非轎夫不能作此言

里有張媼自云嘗爲走無常今告免矣昔到陰府曾問
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祇是勸人爲善爲善自受福
非佛降福也若供養求佛降福則廉吏尙不受賂曾佛
受賂乎又問懺悔有益否吏曰懺悔須勇猛精進力補
前愆今人懺悔祇是自首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語非
巫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